

中学古文结构琐议

刘宗德

中学文言文的教学，应该准确分析每篇作品的结构，使学生理解谋篇布局的规律，作为提高写作水平的借鉴。比起现代作品来，文言作品短小精悍，言简意精，文章脉络容易把握，有利于同指导学生作文联系起来，让学生从中学学习结构文章的技巧。

结构，旧称“附会”。刘勰说：“何谓附会？谓总文理、统首尾、定与夺、合际涯，弥论一篇，使杂而不越者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附会》）用现代语言来说，结构就是概括文章条理，统一文章首尾，决定留存增删，考虑段落衔接，使全文成为一个杂而不乱的有机整体的方法。下面试以若干篇中学文言课文为例，谈谈古文的结构技巧。

纲和目

文章最重要的是立意。王夫之说：“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，俱以意为主。意犹帅也。”（《姜斋诗话》卷下）意就是文章的主旨，是贯串全文的纲、提挈全文的主线。一篇结构谨严的文章，总是围绕着这纲和主线组织和安排有关材料，做到先后有序，首尾相顾。以《曹刿论战》为例，课文记叙曹刿协助鲁庄公指挥鲁军战胜齐军的经过。认真钻研此文，可以体会到“论战”二字便是全文的纲，全文的主线。全文正是围绕这条主线逐层开张，纲举目张。齐军伐鲁，曹刿请见。他同鲁庄公之间有一番对话。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作战，鲁庄公接连提出三个方案，前两个都被曹刿否定，直到庄公回答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”时，曹刿才肯定是忠于民众的事，可据之动员民众和齐决战。这是论战前的政治准备，形势分析。曹刿和鲁庄公同乘一辆战车。鲁庄公急于求战，曹刿则审时度势，当机立断。他两次回答庄公“未可”，又两次说“可矣”，结果指挥鲁军大败齐军。这也是论，是论如何夺取战斗胜利。但因为这是在战斗进行紧张时刻，不能从容议论，只能留待战后详加说明。战斗结束以后，便自然地转入论述战胜敌人的经验。综观全文可知，全文所有的“目”都从属于“论战”这条全文的“纲”，从而突出了曹刿对于战争的卓越见解和指挥作战的才能，成功地刻划了曹刿的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。

详和略

详和略的剪裁是体现文章立意的一种重要结构方法。优秀的作品总是在最能体现主旨之处详加铺叙，在其他地方则略加点染，形成疏密得宜、详略相间的结构布局。仍以《曹刿论战》为例，此文写战前政治准备详，写战斗过程略。因为详写战前准备、揭示鲁国君臣的思想准备、军队的士气，已经展示了胜利前景，说明了后来取得胜利的原因。所以这一部分应是全文的重点。刘熙载说：“左氏叙战之将胜者，必先有戒惧之意，……不胜者反此，观指视归，故贵于所以然处着笔。”（《艺概·文概》）《曹刿论战》详写曹刿和鲁庄公商量取信于民的政治方案，正说明鲁国君臣面对强敌“有戒惧之意”，而这正是鲁军后来胜齐的

“所以然处”，所以文章记载详尽，情景历历在目。这一部分写好了，战斗的胜利自在意料之中，战斗过程也就可以写得较为简略了。《左传》写战争的经验对后世作者产生深远的影响，我们可从《赤壁之战》一文，看到这种《左传》笔法。司马光写这次战斗，详细描写了孙、刘联军一方料敌决策的经过，包括诸葛亮对孙权的游说、孙权的军事会议、孙权和周瑜共商对策，这些事件都写得有声有色、浓笔铺染。但赤壁之战本身的经过则写的比较简略。写孙刘联军两个方面，也不是平均使用力气，而是详孙略刘。这样安排主要是由内容决定的。赤壁之战中，孙、刘是胜利者，所以写得详，孙刘联军中孙权是主力，所以孙权写得详。这样写才能准确地显示各方面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

总 和 分

古文叙事说理，常常有合有分，合则便于概括事物的共同特点，分则利于突出事物各自不同的特征。总写和分写相配合，既使人对事物总体有一个完整的印象，又可体会到事物局部的鲜明性、生动性。《三峡》的总、分结构是很典型的。文章先总写长江三峡峻险的山势，“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，略无缺处，重岩迭嶂，隐天蔽日”，充分显示山连亘不断、重重迭迭、巍峨高耸的典型特征。然后以长江从水旺到水枯为线索，组织典型材料，摄取一个个特写镜头，分写不同季节的江水特征。先写具有夏季特征的江水，突出江水奔腾的动势，继写体现春秋二季时令特点的峡水和怪柏、瀑布，突出了鲜明的色调，再写带有秋季特征的寒林、枯涧和哀猿，突出凄厉的音响。鸟瞰式的总写和精雕细刻般的分写互相映衬，生动地表现了祖国山川的壮丽，激起读者对祖国河山热爱的感情。总和分的次序不是固定不变的。有的文章先总后分，最后又归总收结，这一切都是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。例如《六国论》，开头先以“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、战不善，弊在赂秦”的判断句，总括六国破灭的原因，接着将六国分做两种类型予以分别叙述：韩、楚、魏因赂而亡，燕、赵用武不终，国势危力孤随以亡，齐国则附秦而亡。最后又以充满惋惜的口气总述，“向使三国各爱其地，齐人勿附于秦，（燕）刺客不行，（赵）良将犹在，则胜负之数，存亡之理，当与秦相较，或未易量”，对六国的灭亡抒发了沉重的感慨，对腐败的北宋当局一味赂敌求和，提出了严重的警告。总而分，分而再总，使文章的说理酣畅淋漓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。

顺 和 逆

顺逆均指论述和题目的关系而言。顺指说理顺着题意递进开展，逆指逆着题目进行论述。文章如果只有正面的论述，看来扣题较紧，但易于写得板直枯燥。如果既有正面说理，又从反面逆推，就会使文章在对反面观点的批驳中，把问题阐述得更深刻、透彻。顺和逆的安排，这也是个结构问题。以《论积贮疏》为例。贾谊在文中着重阐明发展农业生产对治国的意义。他针对西汉初期的社会情况，提出了重视粮食积贮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。文章分前后两部分。前面部分先逆着题意，从反面论述蓄积不足，背本趋末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，指出国家将因而无力救济灾民，无法供应边防战士的粮食，而且还会引起“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”、人民起来造反和“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”、诸侯起来叛乱的恶果，从反面推论积贮不足的灾难性后果，间接证明了应该重视粮食积贮的正面论点。在反面逆推之后，第二部分转入正面说理，顺着题意论述积贮粮食之利。先以“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为而不成”的反问句式总括积贮之利。再详细阐明“积贮”可兼收“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怀敌附远”多方面的效果，极言积贮充足以后的光辉前景。顺和逆、正和反两方面互相

结合，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“积贮”对于治国安民的重要意义。

正 和 侧

正指对客观事物作正面描写，侧指从侧面反映。正确处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的关系，就是要使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所得的印象配合起来，保证对客观事物的描写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。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时候当然以正面描写为主，但侧面描写常常可以弥补正面描写的不足，使读者有机会从不同侧面看到事物的全貌。《口技》一文对口技艺术的精采描写，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，维妙维肖地描写了口技所表现的一个特定环境中的各种声音。文章既从容细致地描摹深巷犬吠之声、妇惊觉欠伸之状和抚儿入睡之态，显示了夜深人静时刻，一个普通家庭成员此睡彼醒的情景，又酣畅淋漓地写出大火延烧、万人急起救火的场面，把各种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，使读者如同身历其境。这是正面描写口技效果。为了表现口技艺术的高超，文章还着眼于表现听众的神态，在描写表演的每一过程时，总是随着描写听众的反应。当众声齐发时，“满座宾客无不伸颈、侧目微笑、默叹，以为妙绝”。而当深夜救火，情景骤变时，作者又写听众“无不变色离席，奋袖出臂，两股战战，几欲先走”，充分写出了表演的客观效果，说明表演的技巧已经到了乱真的程度。文章写听者的反映只是手段，目的仍在于映衬表演者技巧之高超。但这种侧面描写已成为正面描写的有力补充，它生动地显出正面描写的真实性、可信性，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。

伏 和 应

文章结构严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前后照应的周密。刘勰说：“启行之辞，逆萌中篇之篇，绝笔之言，追媵前句之旨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章句篇》）这话概括了一篇作品前后句必比叙、义必关联的照应关系。照应犹如穿针引线，使各种材料围绕主题组织成一个整体。让我们读读《游褒禅山记》吧！这是一篇以游记形式说理的文章。它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前有伏后有应。文章在提出“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”这一中心论点之前，详细记叙了自己游览后洞的经历，写出了“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，而其见愈奇”的游览印象，和中心论点密切照应，为中心论点提供立论的根据。没有前面描写的照应，中心论点只能是枯燥的说教。作者在文末还从古籍之亡失不存，提出学者应当“深思而慎取”的观点。但作者在文章开头就为这一观点的提出埋下了伏笔。作者丝毫不写一般游记经常涉及的登山动机、当天天气等内容，却特意提到“有碑仆道，其文漫灭”，说明华山原名花山，令人误读。这样写犹国手下棋，置者明白，观者糊涂。读到后来，我们才体会到开头之说与结尾遥相呼应，有了前面的伏笔，后面的推论便如水到渠成，自然而深刻。这样开头就埋下伏笔的安排，表现了作者成熟的结构技巧。

结构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技巧。但文章的结构是复杂多变的。这里所写的只是文章结构方法中一些人所共知的东西。希望拙稿能成为引玉之砖，得到专家、同道们的热诚指导。